

民族大团结的 伟大经纶

朝鲜·平壤

1986

新华书店
P.D.G.

民族大团结的伟大经纶

回忆南北联席会议和白凡金九先生

金钟恒 安偶生

朝鲜·外文出版社·平壤

1986

人总是要常常回顾往事的，对于进入人生黄昏期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比起展望来日无多的余生，他们更多地是怀着无限的感慨去回顾已经走过来的道路。

追忆已逝的岁月，有些事能使人为之骄傲和自豪，带来一种甜美之感，有些事则会令人懊悔和内疚，带来的是苦涩的回味。

我们两人有一桩共同经历过的往事，一桩越想越感到自豪的往事，那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四月南北联席会议⁽¹⁾的日日夜夜。

我们两人是以各不相同的社会政治地位和背景，通过不同的渠道参与南北联席会议的，因此也可以说我们是当时的历史见证人。

当时，我(金钟恒)作为英明的金日成将军的秘书直接参加了联席会议工作，而且在金九先生逗留平壤期间又作为他的秘书工作过一段时间。

我(安偶生)从“临时政府”⁽²⁾时期起，就是白凡先生的亲卫人员，同先生一道在中国走过了一段坎坷不平的道路。一九四五年八·一五解放后，我是先生的负责对外事务秘书，也参加了联席会议。

现在重新回忆英明的金日成将军当年设想和倡议召开南北联席会议并付诸实践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并非单纯是对往事的缅怀，而是要从中揭示出其对今

天所具有的深刻的现实意义。因此，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也只有正确地认识民族大团结的历史责任，正确地认识团结的中心，才能圆满地完成当前的民族最大的任务。回顾往事，还可以使我们对白凡先生改变人生道路的意义深远的行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举世无双的爱国者、民族的太阳、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将军，在八·一五解放后就指明了我们民族前进的道路。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英明的金日成将军在对军事、政治干部讲话时，根据在二十年的抗日革命斗争时期酝酿成熟的远大设想，结合对解放后祖国面临的局势的深刻分析，把革命的性质规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他指出：

“由于实现了光复祖国的历史事业，我们面临着新的斗争任务。在取得胜利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把朝鲜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用朝鲜人民自己的双手建设起一个富强的、自主的独立国家。”

金日成将军提出的在祖国土地上建设一个富强的自主的独立国家的建国大纲，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公布的二十条政纲里更进一步具体化了。然而，由于霸占南朝鲜的美帝国主义推行其分裂我们民族的阴谋，使金日成将军的宏伟的建国大纲的实施遇到了巨大的障

碍。

祖国光复了，但是又面临了新的分裂危机。金日成将军犀利地分析了局势发展的趋向，酝酿出这样一个设想：一方面在北半部建立由各阶层参加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克服民族面临的分裂危机，建设统一的、富强的、自主独立国家。

当金日成将军设想和发起南北联席会议的时候，也正是分裂危机到了极为严重的时刻。

美国在南朝鲜实行军政统治，搜罗亲日派和民族叛徒，急不可待地做着炮制单独政府的准备。

由于美国方面提出与最初目的背道而驰的不合理的主张，时隔一年时间之后才在汉城德寿宫重新召开的“苏美联合委员会”，又陷入了僵局。美帝国主义蓄意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决议的建立统一朝鲜政府的道路上制造障碍，一方面加紧炮制南朝鲜单独政府，一方面利用反托管运动⁽¹⁾来助长反共情绪，破坏了“苏美联合委员会”的工作，并把朝鲜问题非法地提交到了联合国。李承晚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就曾公然宣称“建立单独政府是不可避免的”，并在美帝国主义的唆使下明目张胆地以炮制“单选单政”的旗手自居。局势越来越严重。

时局迫切要求爱国力量团结起来粉碎“单选单政”阴谋。但是，当时南朝鲜的各种政治势力已分裂为左、中、右三派，各自为政，步调无法取得一致，这不能不令

人忧心如焚。我所属的以金九先生为首领的“韩独党”（韩国独立党），也是党内意见分歧，一部分人分离出去，建立了“新韩国民党”和“民主韩独党”。每次实现爱国力量合作的尝试都遭到了挫折。由于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策动，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九日，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公路上，发生了暗杀为实现左右合作而努力的梦阳吕运亨先生的事件。

金九先生目睹这混乱不安的时局，心情复杂而又抑郁。回国之初，金九先生主持的“临时政府”就不为美军政当局所承认。他虽然参加了李承晚炮制的“独立促成中央协议会”，并出任副会长，站在反对托管的前列，其结果却只不过是帮助了美国分裂我们民族的阴谋活动，帮助李承晚奠定了自己的地盘。不管他怎样愤慨，他也无力扭转日趋分裂的局面；也不管他眼见霸占南朝鲜的美军司令霍奇中将和李承晚之所为怎样气愤地骂他们是“可恶的家伙”，而实际上他却根本无法和他们抗衡。他妥协不行，抗衡不行，也没有办法联合一股力量。

事实是，在当时的南朝鲜还没有能够团结爱国力量的中心即具有领导权威的中心人物。

解放带来的喜悦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国土分割和民族分裂的危机迫在眉睫，对国家的命运和民族前途的担忧沉重地压在全民族的心头。

当时的形势，迫切要求实现民族主体的爱国力量的团结，以粉碎美帝国主义“单选单政”阴谋，在全国

范围内建立统一的自主的独立国家。

英明的金日成将军阐明了扭转困难局面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在美国破坏了旨在建立朝鲜统一的民主临时政府而举行的“苏美联合委员会”工作，并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将朝鲜问题非法地提交联合国的情况下，将军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三日召开的北朝鲜民主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中央委员会长团会议上提出：为了以南北爱国力量的团结来粉碎美帝国主义分裂我们民族的阴谋和建立统一的民主政府，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的代表应聚集一堂，共商国是。

由于金日成将军的积极努力，旨在打开难局的南北联席会议开始酝酿，有被派到南朝鲜去和各党派进行接触的人，也有从南朝鲜到北半部来的人。那时虽然由于三十八度线⁽⁴⁾的阻隔，南北来往有困难，但是在默许下还能进行一些民间的物资交易，人还可以来往，所以有不少人越过三十八度线来往于南北之间。

一九四七年初冬，我(金钟恒)曾接待了从南朝鲜来的成始伯先生，引他去晋见了金日成将军。他一个满怀忧国之心的人，就是为了想直接听一听将军的救国方案才越过三十八度线到北半部来的。

金日成将军当天会见他的时候强调说，要想打开分裂的危险日益加剧的难局，就必须实现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合作。将军得知他在八·一五前就和“临时政府”系统的人有联系，说最好向金九、金奎植先生等右翼民族主义者传达一下联共合作的想法，希

望他们通力合作促成南北联席会议的召开。

进入一九四八年，金日成将军为实现南北联席会议的设想，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当年一月八日将军的谈话，我（金钟恒）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要想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就要同不肯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南朝鲜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合作，特别是要大胆地同金九先生合作。他评价金九先生说，虽然金九先生一向采取反共立场，但他反日思想很强烈，现在又不欢迎美国，是一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的爱国的有良心的民族主义者。他还说，既然已经派人去进行了联系，就要很好地促进同金九先生等南朝鲜政治人士的合作工作。一月十三日他又交给我一个任务，指示要给金九、金奎植先生及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发一封信，建议召开旨在建设统一的完全自主独立国家的全民族会议。成始伯先生也是接受传递此信的任务的人士中的一个。

金日成将军从抗日革命斗争时期起就一向重视反日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解放后根据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胜利地领导了团结和统一爱国力量的工作。

当时我（安偶生）在南朝鲜和成始伯先生重逢了。他是我在中国重庆时期的老朋友。他同我的弟弟（安智生）来到我南仓洞的家。住了约十五天左右。我们对混乱不堪的时局交换了意见。我们两人之间所以很快就心心相通，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有一颗共同的忧国之心。最后，我们在寻找民族出路的问题上得出了一致

的结论，认为要使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粉碎“单选单政”阴谋，就必须同北方的共产主义者携手合作。我们决定积极进行这一活动。在我们对各种情况作了全盘分析之后，决定由成始伯先生同洪命熹先生进行协商，我同赵皖九先生进行协商，与此同时，我们还决定去找金奎植先生的亲信辛基彦进行商谈，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以防金奎植先生周围的人起来反对。

赵皖九先生是金九先生的秘书长。我大胆地提出了联共合作势在必行的问题同他进行了讨论。开始，他虽然也承认在当时的形势下金九先生除了联共合作之外再没有别的政治出路，但对联共合作能否实现却抱有很大的疑问。然而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倾向于联共合作的。因为尽管“临时政府”系统的民族主义者一提起共产主义就无条件地反对，但是他们毕竟不甘心有亏在长期的亡命生活中始终坚守的反日独立的气节，堕落到走上“单政”的道路；再说，在这民族分裂的危机临头的时刻，环境也不允许他们象一棵孤松那样固执地坚持独善其身的态度。不，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只有联共合作才是拯救民族的道路这一真理面前，他们那种顽固的反共观念也不能不抛弃了。

通过与赵皖九先生的接触，我知道了金九先生已经收到了北方写给他信。当金九先生同“韩独党”的幕僚商量给北方的复信问题的时候，赵皖九先生据理而论，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联共合作的正确性。金九先生对北方发来的那封表明了最重视民族利益的坚定

不移的立场的信自然不能不抱有同感，赞成联共合作。但是他所提出的方案，只是举行南北要人会谈。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的以苏美两国撤军、反对“单选单政”和主张南北要人会谈为中心内容的金九先生的谈话和同年一月二十七日金奎植先生发表的谈话以及他们两人的二月十六日复信，都源于上述关系和背景。

我后来才知道，这一切正是遵循英明的领袖金日成将军的远大的设想进行的。成始伯先生住在我的家里，他启发我，使我明白了联共合作的迫切性并变为我自己的认识，也能为实现联共合作略尽绵薄。当我知道他是为实现金日成将军的救国经纶而从事活动时，我很惊讶，也很感动。

英明的金日成将军接到金九、金奎植先生二月十六日复信后，针对美国在二月末开动“小型联大”的表决机器通过就南朝鲜举行单独选举的决议，在三月九日举行的北朝鲜民主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中央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再次号召全体朝鲜人民投入反对南朝鲜单独选举政府、建立统一的民主独立国家的全民性爱国斗争，并指示我（金钟恒）复信给金九、金奎植两位先生。

在三月十五日发出的复信中，对他们反对“单选单政”的立场表示赞同，提出了积极促成南北联席会议的种种措施。

北方和南方的一切爱国力量聚集一堂，扭转难局

的时机渐渐成熟了。

在这一过程中，对金九先生来说，有一个在他下最后决心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民族分裂危机当头的情况下，他虽然有一种基于爱祖国、爱民族的共同点必须携手合作的使命感，同时，由于双方之间由理念的不同而产生的隔阂也是不易消除的。他想，他过去一向讨厌共产主义者，他们会不会排斥自己呢？产生这种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

国权丧失日寇之手，亡命海外的政客聚集一起打起“临时政府”的牌子之后，在其周围，主义、主张不同的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互相攻讦，专事派别斗争，甚至闹出流血惨剧。金九先生本人就曾遭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密探朴昌世唆使下专搞派别斗争的“新韩独立党”的青年金运议的狙击，那子弹至今还留在他的体内。事实上，金九先生从做“临时政府”警务局长的时候起，就是一个为其他党派甚至“共产主义者”所害怕的人。

在金九先生看来，在共产主义者的眼睛里是没有民族的，他们都是只崇尚“思想的祖国”、不分青红皂白地轻蔑和排斥民族主义者的人。所以，一听说是共产主义者，他都视如仇敌。和“临时政府”一脉相通的在中国东北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凡投奔朝鲜人民革命军的青年都是共产主义者，都一律加以杀害。解放后还曾破获过以金九先生的名义在北朝鲜暗中活动的恐怖集团。

如果不把所有这些往事一笔勾销，金九先生是不

可能爽然北上的。我(安偶生)非常能理解他的这种心情。

取得金日成将军的谅解，对他来说是必要的。我的堂叔安敬根和金奎植先生的联络员权泰洋接受了这一任务，决定秘密地去平壤一趟。

我在为安敬根送行时，不由得想起了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九四四年末，日本帝国主义的败亡已成定局，金九先生心里非常着急。本应该参加光复祖国的最后决战，堂堂地凯旋回国，但只靠“临时政府”的力量是根本办不到的。过去一直采取的那种个人恐怖手段，同现实需要的大规模的光复祖国的战斗是相去太远了。一九四二年制订的光复军建军方案，直到一九四五年才着手实施，编制上也不过只有几十个人，完全是象征性的，很可能连一枪也来不及放祖国就已经光复了。

在这种形势下，金九先生与几位亲信商量之后，决定派人到金日成将军那里去。

朝鲜人民革命军驰骋于满洲原野和白头山区，同百万关东军和日满军警展开激烈的血战，赫赫战果象传说一样在国内外同胞中有口皆碑；革命军在广大群众中奠定的牢固的威信，连日本御用出版物也不得不承认。

金九先生认为，不管以什么形式也要同传奇式的英雄金日成将军领导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实行联合，他的这一想法已经使他超越出顽固的反共观念。因为考

虑到当时的环境，派密使的事是只有金九先生、赵皖九和我(安偶生)几个人知道的秘密。李忠模带着金九先生的委任状出发了。他到达山西省太原以后，因为要寻找去东北的渠道，耽误了些时间，结果在中途就迎接了八·一五。当时李忠模没有完成的任务，时隔几年之后要由安敬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去完成了。我作为了解这一事件始末的人，总觉得金九先生命中注定是要走这条路的，实在是感慨无量。

英明的金日成将军接见了安敬根和权泰洋，当他得知金九先生因为不知道如何对待他的过去而心存疑惧时，便爽直地说让过去的一切都化作一张白纸吧。

将军对他们说，在寻求打开横在光复后的祖国面前的难局的时候，还拿过去的事纠缠不休，是一种狭隘的态度，会有误大事的。不咎既往的原则是从抗日革命时期起树立的传统。联络员们说金九先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便如释重负地回去了。

三月二十五日，北朝鲜民主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中央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四月十四日在平壤召开南北联席会议的公开信，并向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和个别人士发出了邀请。

四月八日，英明的金日成将军从再次派来的联络员们那里了解到金九和金奎植先生因反对派的阻挠希望把会议日期推迟四五天，他欣然接受了这一意见，并采取措施把会议推迟到四月十九日举行。

金九先生和金奎植先生再没有可犹疑的了。他们

下决心参加联席会议，并对外宣布了。在此前后，中间和右翼系统的各政党、社会团体也先后发表了决定参加联席会议的声明，南朝鲜的民心都驰向即将召开联席会议的平壤，代表们正忙于束装北上。

在金九先生就要北上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一伙开始百般阻挠，使他不能成行。四月六日，霸占南朝鲜的美军司令霍奇中将发出威胁，声言将把参加联席会议的人当做共产主义者或容共分子对待。李承晚匪帮多次来到京桥庄，企图使金九先生改变主张。协商的反对派说，如果他去平壤，就会被扣留。“韩民党”一派则带着他的儿子金信到处下馆子，施行种种诱骗手段。一群右翼反动学生和不逞之徒甚至包围京桥庄，直到金九先生出发的当天还在举行了反对他北上的示威。

金九先生呵斥他们说：“我一旦决心要去，任何人的阻止也无济于事。你们即使用一百头黄牛拉住我金九，我的心也不会有丝毫动摇的！”

金九先生参加谋求民族统一的全民族聚会的路，是挡不住的，七十二岁高龄的金九先生终于踏上了联共爱国的大道。

二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南北联席会议在全民族的巨大的期待中在平壤牡丹峰剧院开

幕了。

参加会议的有南北朝鲜五十六个政党、社会团体的代表六百九十五名。当时的报纸评论这个会议是“战胜一切事大主义和依赖外力主义的民族的巨大步伐”。诚如评论所说，这确实是一次除南朝鲜追求“单选单政”的极少数卖国叛徒之外的南北的一切爱国力量大汇合的全民族会议。

代表中最年长的金月松老人宣布了联席会议开幕，并介绍了从全国各地向会议发来的数万封贺信和贺电。

英明的金日成将军考虑到金九和金奎植先生一行因反对派的阻挠要在二十日才能抵达平壤，决定在讨论基本问题之前休会一天。

在第二天会议上，英明的金日成将军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他说，南北的爱国力量要团结起来，为按照自主的和民主的原则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开展全民族的斗争。他指出：

“只要是真正热爱祖国的人，无论是谁，都应当坚决抵制这个亡国的单独选举。在这一全民族的斗争中，所有为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担忧的人，不论属于哪个党派、不论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如何，都必须团结起来。

.....

“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为建设统一的自主独立国家，为按照民主的原则建立统一政府而展开全民族的斗争。”

参加会议的各阶层代表都支持和赞同将军的报告，

说这是照亮救国斗争道路的灯塔。来自南朝鲜的代表纷纷表示要更有力地展开反对亡国的单独选举的斗争。

会议继续进行。金九先生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在第三天的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他强调说，在南朝鲜，重要的任务是反对亡国的单独选举，号召发扬团结精神，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努力。

南北联席会议全场一致地通过了《关于朝鲜政治形势的决议》，决议内容表明了反对和抵制南朝鲜单独选举，建立统一政府的决心。会议要求苏美两国从朝鲜撤军，并组成了反对单独选举斗争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了号召进行救国斗争的呼吁书——《告全体朝鲜同胞》。

联席会议于四月二十三日胜利结束了。

联席会议所取得的成果，使金九先生无比兴奋和感动。实际上，在南朝鲜代表中有的人对不同思想和政见的人参加的联席会议能否成功是抱半信半疑态度的；有的人则是带着看一看情况的想法来的。就金九先生本人来说，在他长期亡命的过程中连“临时政府”内的团结也未能实现，解放后他在南朝鲜又曾为完全自主独立费尽心血想实现各党各派的团结，结果亦告失败。因为有这样的体验和前例，他对联席会议的前途也不是没有忧虑的。但是，救国统一的问题刻不容缓，所以他便置一切于不顾前来参加会议了。

然而，在金日成将军构思和召集的联席会议上，南北各党各派人士踊跃出席，齐集一堂，以救国统一的

意志团结成一个整体，宣布向着反对“单选单政”、实现自主统一的目标展开全民族的斗争。

对金九先生来说，这次会议是他生平第一次置身于民族的大汇合之中。英明的金日成将军实现了金九先生毕生为之追求的民族的大联合。

英明的金日成将军把思想和政见各不相同的一切人士在民族理念、爱国家爱民族的旗帜下团结了起来，金九先生对他这种超群的吸引力、伟大的领导力量由衷地感到钦佩。

联席会议之后，将军又多次同金九、金奎植、洪命熹、赵皖九诸先生在亲切诚挚的气氛中讨论了实现国家自主统一的具体措施。

通过多次的会谈，金九先生对金日成将军以民族的命运和尊严为重的坚决的自主立场和卓越的统一方略再次表示同感和钦佩；同时深感此次不计成败、决然北上之举是完全正确的。他在踏上北行之路时就已经抱定壮烈之志：只要是祖国需要就是以血肉之躯奉献于祭坛也在所不辞；宁愿为建立统一的祖国头枕三十八度线而死，也决不为自身的安全而去为炮制单独政府的阴谋效力。

他通过参加联席会议和多次的会谈，以及对北朝鲜的多方面的观察，从内心的深处认定了英明的金日成将军正是民族团结的中心。

他在四月三十日的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领导人协议会上通过的阐明救国方略的联合声明上严肃